

# 阅读

第567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菩提树

□ 吴冠中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此话已经不新鲜。“全靠这公园养我们这方的老人和儿童。”一位邻居指着我们楼群中的小公园感慨地说。我们这个公园长约数百米，宽约百米，布满高大的垂柳、雪松、槐树、泡桐及各种形态和色彩的丛丛灌木，到处缠绕着枝藤，点缀着花朵，既郁郁葱葱，又疏密掩映，颇有山间丛林的氛围，四周的高楼因而倒像是被推向了远方。林木花草引来老人，手持拐杖的、扶双拐的、坐轮椅的、驼了背仍艰难地独自漫步的、有面壁似的面对松柏吸其精气的，显然，都在为生命的延续而挣扎。老太太们不爱走路，大都扎堆并坐着聊天，各人的拐棍搁在一边，歪歪斜斜，像放下的武器。她们专注于交谈，如果忽视满脸皱纹的衰老与憔悴，单看那一群银白、灰白的头发之交错，倒是颇具特色的美丽的绘画色调。

人过中年，就有各种疾病来叩门，公园里老年人的锻炼队伍日益扩大，一群群、一簇簇，在集体做各式各样的功，有摇臂拍掌的，有扭腰踢腿的，还有坐地朗诵的。公园里仅有三个类似袖珍广场的小空地，挤不下太多集体活动，因而我注意到从早晨6点到9点之间他们是轮班活动的，像从深海到浅海的鱼群固定在自己的时空定位里。中午前后公园很寂静，偶有骑自行车来相拥的恋人，在此找到他们的伊甸园。下午4点以后，虽仍有老人来漫步，但主要是婴幼儿的乐园了，各家的阿姨带着自家的孩子，孩子们蹦蹦跳跳，像一簇簇流动的花朵。有些婴儿尚躺在坐车里，婴儿的坐车往往与老人的轮椅狭路相遇。

夏末秋初，树叶的颜色开始渐变，黛绿疏黄，残红隐现。地面撒落着细长的柳叶、阔大的桐叶、像桂花似的不知名的黄色碎点统统织入树枝的网状投影里。一年一度春秋，老人们依然在攀登他们的人生之路，虽然明知体质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谁也未抗拒了自然规律。其实景物也一样，今天的春花秋叶已不是去年的它们。十年树木，在这个公园里不足十年，已森森然；百年树人，婴儿与老人间似乎遥远，但今天相遇在小小的公园里，已然展现了人生的短促。人们眼前只见到老人的病痛，看不到他们已为人类社会付出的艰辛。人老了，老得如此快，极少数人能躲过老年的病痛与孤独，诚然，人生最苦是晚年。曾在菩提树下，释迦牟尼看到了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因之他出家成佛去，成了永生吧！确乎，躯体必将消亡，但却有永不消亡的思想。

我先前没有见过菩提树，50余年前经过锡兰(今斯里兰卡)哥伦坡，像印度一般的民俗风貌，小贩卖点心有用菩提树叶包托的，我触景写下了感受：南国、古国、佛国、邂逅与乌黑。

光阴似箭，今日自己也老了，被无情的岁月推入了老年的行列，无奈激情不肯老，适应不了老年生活规律，打牌、下棋、养鸟、种花都不能吸引我，到这公园来漫步是等待成佛的唯一通道了，我在此寻找菩提树，没有。也许，棵棵都是菩提树，菩提树的根须，就伸展在各人的内心深处。

(摘自2000年第3期《美文》)

## 传统审美的深渊

□ 半文

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！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相鼠有齿，人而无止！人而无止，不死何俟？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！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

——《诗经·鄘风·相鼠》

这是一只忧伤的老鼠，因为它是反面教材。《诗经》中“鄘风”是写卫国之事。当年卫国，州吁弑兄自立为卫君、宣公强娶太子未婚妻、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……都是丑恶的、无耻的、龌龊的行径。所以诗中说：看看，老鼠还有皮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！看看，老鼠还有牙齿，你一个人却不顾德行！看看，这老鼠还有肢体，你一个人却不知礼仪！

此诗，不是讽刺，是直接骂了。《诗经》中讽刺诗不少，但多是借物讽喻，绝少有直接开骂的，看来实在是忍无可忍、怒不可遏了。

说起老鼠，是很容易陷入传统审美的深渊的。鼠遁、鼠目、鼠辈、抱头鼠窜、贼眉鼠眼、胆小如鼠、首鼠两端、鼠目寸光、獐头鼠目、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、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……从传统的视角出发，沾上“鼠”字就没啥好事。老鼠名声不是一般的臭。

但诗中，诗人说看老鼠还有皮还有齿还有体，你一个人连老鼠都不如？骂一个人连老鼠都不如，是突破底线，坏到底都没有了。

如老鼠识字，读到此诗，会忧伤到无以复加，太伤感了：为什么是我？鼠在洞中住，祸从天上来。无缘无故被骂，一骂便是三千年。

“小老鼠/上灯台/偷油吃/下不来/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

儿时唱儿歌，唱到最后，一定要把“来”字拉长了，一唱三叹，感觉很通气，见证了小偷的受刑过程。

老鼠，就是个小偷，根深蒂固。“老鼠看仓，看个精光。”奶奶说：老鼠很聪明。去偷油，油瓶太深，瓶口太细，尖嘴巴够不着，就把尾巴伸进去，吊出油来吃。去偷鸡蛋，两只老鼠合作，一只仰躺抱着，另一只咬住尾巴，拉着走，像人拉车。若哪天看见突然蹿出一只秃了背的老鼠，不用奇怪，那不是因为老了，是因为偷鸡蛋偷多了。可惜，老鼠没有把聪明用在正道上，就想着偷了，所以，谁见了老鼠就打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把聪明用在正道上，不要做人人喊打的老鼠。

《诗经》中真正写到鼠的有五处：《小雅·斯干》《邶风·七月》《召南·行露》《鄘风·相鼠》和《魏风·硕鼠》，每一只老鼠都是反派。没人愿意做老鼠，也没人愿意像老鼠。

在浩瀚的诗海中，写到鼠的诗句不少，“鸱鸟鸣黄桑，野鼠拱乱穴”(唐·杜甫)，“贾勇遂能空鼠穴，策勋何止履胡肠”(宋·陆游)，“灯火半息初入更，饥鼠出穴啾啾鸣。啾书翻盆复倒盆，使我频惊不成梦(明·龚隼)。”“霜压啼鸟惊月上，夜骄饥鼠闹灯明”(清·查慎行)，也没有一只正面的。

看《米老鼠和唐老鸭》和《猫和老鼠》，感觉老鼠也很可爱，但老鼠在国人的审美中很难翻盘。翻资料，有科学家研究：老鼠基因密码链的长度与人类相差不多，有些指标连猴子都未能达到。所以，很多用在人体上的药先在“小白鼠”身上做试验。小白鼠好像有些作用，可转正派，但亦无人愿意做小白鼠。

《诗经》还有第六处写到“鼠”，但不是真写“鼠”，“鼠思泣血”，此“鼠”通“癩”(《小雅·雨无正》)，是“忧伤”之意。“鼠”加上病字旁，就成为“忧伤”的代名词。

做一只老鼠是真的很忧伤啊。

(摘自2024年11月1日《杭州日报》)



##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

□ 迟子建

在北方，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，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，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。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，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，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。

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。在那里，生活因寂静、单纯而显得别有韵味。八月，我回到那里。每天早晨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，打开窗，看青山，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。吃过早饭，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，或者看书。累了的时候，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，养养神。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，我在故乡很少失眠。

每日黄昏，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。我怕狗，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，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。妈妈知道我怕狗，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。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，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、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、紫莹莹的茄子、油绿的芹菜、细嫩的西葫芦、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，全都到了成熟期，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，主角呢，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，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。这样的晚餐，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？吃过晚饭，天快黑了，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：粉色的地瓜花、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，带回我的居室，把它们插入瓶中，摆在书桌上。

夜深了，我进入了梦乡，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堂地怒放着，仿佛想把黑夜照亮。

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，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。

在香港，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电话。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，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、杜鹃开得多么鲜艳，树多么绿，等等。但时间久了，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，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，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、陈旧！我想念雪花，想念寒冷了。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，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，我说我可怜这里的“绿”，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，想念寒冷。他们一定在想：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？而他们又怎能知道，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！

十一月下旬，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，会后返回哈尔滨。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，兴奋极了。我下楼，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。能够回到冬天，回到寒冷中，真好。

(摘自《光明于低头的一瞬》浙江文艺出版社)

## 颇为离奇的一天

□ 村上春树

几天前突然想看狄更斯的《孤星血泪》，遂去某大书店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只好问咨询台的一个年轻女店员：“对不起，正在找狄更斯的《孤星血泪》……”

“那是哪个领域的书呢？”她反问我。

我不由“哦”一声。

她也同样“哦”一声。

“所以我说是狄更斯的《孤星血泪》。”

“所以我问是哪一类的书。”

“呃——，是一本小说哦。”

如此问答了几个回合，最后叫我去问小说柜台。一瞬间我目瞪口呆：书店的咨询台居然不晓得狄更斯！不过近来年轻人一般不读什么狄更斯，或许这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。社会已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相当大胆的蜕变。

作为我真想邀那女店员去喝茶，好好盘问一番：“那么，可知道夏洛蒂·勃朗特？可知道普希金？可知道斯坦贝克？”但看样子对方很忙，况且我也决非闲着，只好作罢，遗憾。

离开书店办完事，肚子饿了，走进一晃儿闪入眼帘的一家样子蛮考究的西餐馆，喝啤酒，决定提前吃晚饭。我每天大致五点左右吃晚饭，因而得以经常在人很少的餐馆吃饭，心情相当不错。不吵，又可慢慢选择食谱。

食谱上有个“西式盒饭”，两千五百日元。于是我问女侍应生：“唔——，这个里边装的什么？”

“各种各样。”她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说。

“那是，既然叫盒饭，内容想必各种各样，这点我也知晓。我是想问具体装的什么？”

“所以说里面洋玩意儿各种各样。”

如此下去，事情难免像“山羊邮信”一样误入迷途，于是不再考虑西式盒饭，而点了单样菜。倒不是对她感到气恼，只是心想，盒饭里装的什么，告诉一两样也是可以的嘛！我又不是想要挟什么。

饭后在街上闲逛时从百货商店门前路过，决定进去物色一件粗花呢上衣。因为不久前责任编辑木下阳子(假名)对我说：“村上君，你老是穿夹克加运动鞋，钱到底干什么用了？”有一件上装正合我意，虽然担心号小，可还是想试试。正穿袖子时，一个女店员刮风一般奔上前来，以不屑的语气说道：“先生，那件号大小，根本不行的！”

我正想说，是啊，好像是，如果有稍大一点儿的……不料她已没影了。我就地站了一会儿等她转回，但全然没有转回的动静，只好作罢回家。

真的好像是莫名其妙的一天。既觉得自己受了别人不正当的对待，反过来又觉得自己不正当地对待了他人。究竟如何，难以判断。

书店的女孩回家后，或许在餐桌上对母亲说：“今天来了个讨厌的客人，报出一串莫名其妙的书名，我说不知道，他明显地露出鄙夷的神色，可把我气昏了。”

餐馆的女侍应生则可能对厨师发牢骚：“既然菜谱上有西式盒饭，悄悄点了悄悄吃了才算好食客！”

商店的女店员没准心想：连自己的上装号码都稀里糊涂却往袖子里伸胳膊的乡巴佬，我才懒得搭理呢！

如此想来，觉得对方所言所思也都各有道理，甚至反思说不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本身存在着决定性的某种错误啊！人世这东西着实费解得很。

(摘自《名家经典短篇美文》)

□ 图片来自网络

□ 本版联系电话：0939-8210855

## 奖励自己

□ 朱国平

工作三十多年，隔三差五地拿回一些奖状或证书，奖状不知去了何处，证书却将一个抽屉填满。做减法，想把它们扔掉，又有点不舍。这些最终一定会被扔掉的东西，上面有我的心血与汗水，亦曾满足过我可怜的“虚荣心”。退休之后，难得有人给我颁奖，我便自己挠痒自己笑，经常奖励自己。

打篮球获奖。小区有篮球场，周六、周日打球的人多，但工作日经常空着。我去超市买回篮球，不讲规则，无人竞争，投进即乐，自个儿竟也玩得舒畅，以至将其作为每天的保留节目。半个小时，一身汗，一个澡，物我两忘。我表扬自己能够以运动延缓“机器”老化。偶尔在朋友圈晒出打球的照片和写打球的小诗，算是给自己颁发的勋章。

开车获奖。50岁之后考了驾照，老人新手。目前为止，30万公里的行程，只发生过一次被追尾的事故。能取得这样的“业绩”，也和我奖励鼓励自己有关。开车不喝酒，但每一次平安归来，我除了感谢平安之神的护佑，都要小酌一两杯，既解疲劳，又鞭策自己再接再厉。

生病亦可获奖。偶感风寒，身体不适，我一般不轻易去医院，而是多喝水，适量运动，注意调节饮食。遇到需要去医院的病，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。当身体恢复正常，我自有欣悦，会给自己买一件衣服或一件用物，抑或邀朋友进行一次聚会。既是奖励，也算庆祝恢复健康。

写文章，虽无可自耀，亦有奖励自己的理由。若蒙编辑不弃，文字变为铅字，感激之外那种得遇知音的喜悦，便是对自己的奖励。即便不能发表，我也会给自己点赞。写文章的过程，其实是磨砺自己的过程，我以这种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退休后的闲暇时光，难道不应该给自己点个赞么？

不禁想到了古人造字的高明。打开《说文解字》，翻到“奖”字，该字被列为“犬”部，释为“奖，嗾犬厉之也”。嗾的意思是发出声音来指使狗，“嗾犬厉之也”大意是催使狗向前猛追，奖励它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，晒然一笑，还真不乏理趣。

拿为自己“定向”设置的奖，不过是激励自己罢了。倘若尽心尽力地做自己所乐意的某件事情，并且做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好，就有足够的理由奖励自己了。

(摘自2024年11月4日《今晚报》)